

1983-1985  
Qitian de Fennu



# 秋天的愤怒

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

张炜  
● 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张伟著

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

# 秋天的愤怒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安徽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秋天的愤怒/张炜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2.8

(张炜中短篇小说年编)

ISBN 978-7-5396-4318-2

I. ①秋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45161号

总策划:朱寒冬 刘景琳

出版统筹:曾冰

责任编辑:朱寒冬

封面设计:尚书堂

---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press-mart.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[www.awpub.com](http://www.awpub.com)

地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销部:(0551)3533889

印制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5859128

---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1.875 字数:240千字

版次: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8.80元

---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**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**

## 序

我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除了长篇小说和散文之外,共写了十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。

这是我十分钟爱的文体。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篇章之中,可以说为之殚精竭虑。

现在的七部“中短篇小说年编”,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。这成为一次盘点,一次回顾和总结:生命的痕迹、劳作的历史、艺术的变化、生活的记录……

时间匆匆而过,悉数消逝在渺茫无际的数字时代,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不过,当重新展读这些篇章时,我却再度追上了漂流的时间,并且觉得一切都楚楚如新。

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、写作的意义。



2012年1月12日

目  
录

序

护秋之夜 / 1

秋天的思索 / 69

秋天的愤怒 / 146

你好！本林同志 / 274

附：中篇小说总目 / 375

## 护秋之夜

—

晚霞落进河道里，河水变红了。秋水很盛，涨满起来，反而在缓缓地流着。靠近堤岸的浅滩上，蒲苇和荻草在轻轻摆着。它们密得望不透，随着河道延伸开去，浓绿深远，似河水一般浩浩荡荡。暮雾渐渐升起，先是薄薄地挂在苇叶儿上，接着就凝聚起来，成丝成缕地缠绕在树梢上、悬起在河道上，变得厚重了，也变得美丽了。小鸟儿在商量着归巢，“嘁嘁喳喳”地叫着。乌鸦每到暮色降临时就感到不安，它们聚在一起，从这棵柳树飞到那棵柳树，在荻草上空一掠而过，像一片黑色的云烟。远处，密密的草丛里传来一声连一声嘶哑的啼叫，那是老野鸡在召唤迟归的儿女。风明显地变得凉爽了，也变得平和了。湿气掺和在风中，从河道的一边吹过来，徐徐飘过彼岸，去滋润堤外那一片茂盛的秋田了。

河边村子里，炊烟升起来，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。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，偶尔吠一声，鸡鹅在鼓噪。米饭的香味很浓。这是一种柔和、悠远的气味，不腻不烈，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，别有

一种诱惑力。田里做活的老人、年轻人，甚至跑向村外的鸡鸭鹅狗，都会迎着这种气味走回来。晚餐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每人取一碗饭吃起来，有时从饭桌上取点零食抛到身后——鸡狗们早在那儿期待着呢……的确有迟迟不归的男人和女人。他们恋着自己的土地，蹲到烟棵下、高粱丛里，不停地劳作，让汗水湿掉最后一片衣角。他们听得见庄稼拔节的声音，可是就常常听不见家里人催他们收工的呼唤。

年轻人不愿围在桌上吃饭，这一直是老年人感到苦恼的事情。从长远计，每一顿晚饭都是重要的，它关系到庄稼人的体魄、做活的耐力。一夜的消化充实，第二天的田里功夫就会做出个样子来。可是他们倚仗着年轻、倚仗着人生路途上这段骄傲的时光，全不把老年人的话放在心上。他们往往是随便从饭桌上取块干粮，一边吃就一边走出门去。肩膀上搭着衣服，嘴巴里哼着小调，这是吃饭的样子吗？东一家西一家地串着，每家里都有一两个年轻人在呼应。他们每到这傍晚时分就兴奋起来，不能安安稳稳地坐下来了。他们在商量着、集合着，到河边上去看护自己的秋田。他们出门去的时候常常带着猎枪、棍棒，甚至还牵着狗——护秋自然需要这些东西。可是老年人望着这群走进田野的背影，总是暗暗担心，怕演化出一些什么事情来……

## 二

种菜似乎比种庄稼好。

曲有振在河边上经营起一片大菜园，是惹人流过一阵口水的。

多好的一片园子啊，说是菜园，其实里边除了黄瓜、韭菜等各种蔬菜，还有葡萄、无花果等。好像好吃的东西他都感兴趣，遇到什么栽种什么，栽种什么就丰收什么。到了秋天，黄瓜还是嫩生生地挂在架子上，黄花儿，白刺儿，像一只只大海参。葡萄紫乌乌的，串穗儿真大，带着天生的一层白粉，在绿叶儿下闪闪露露的，有几分害羞的意味……各种蔬菜瓜果都长那么好，多少算一桩奇迹。这儿靠近芦青河，浇水方便，于是什么都长得水灵灵的。他和女儿大贞子整天在园里忙碌，很少有歇息的时候。

大贞子累了的时候就唱歌，唱她近来学会的唯一的一首歌：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。

曲有振不喜欢任何年轻人到菜园里来。他们进了园子，吃了黄瓜还要吃葡萄，无花果的蕊儿没有红就被扯下来。大贞子只是唱歌：“年轻的朋友们，今天来相会……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妙的春光属于谁？”年轻人吃着黄瓜笑，吐着葡萄皮儿笑，这个接唱道：“属于我——”那个接唱道：“属于你——”曲有振大声喊着：“大贞子！这个菜园属于我的，你给我滚！”大贞子嚷着：“地上不干净，滚脏了衣服……”

菜园当中搭起了一个草铺，晚上看园子用。每个夜晚，曲有振都在铺柱上点起一根艾草火绳，仰面躺在铺子上。他闻着艾草的香气，心里舒坦极了。狗拴在柱子上，只要园子里有一点动静，它就“汪汪”地叫起来。这条狗已经跟了曲有振好多年了，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，只一个字，叫“哈”！曲有振常常一动不动地躺着，跟黑影里的狗说上一阵话：“哈！你说，你今夜肚子疼吗？老是吵



闹！”“哈！你饿吗？你不会饿，你白天吃了半个饼子……”“哈！没事就不用吵，躺下睡吧！”……

哈很少睡觉，曲有振也很少睡觉。秋夜是不安静的，高粱地边、黄烟垄里，都有人转悠。他们在看护自己的责任田。有的年轻人在午夜向着草铺子唱歌，那分明是在打菜园的主意。曲有振心里说：“哼哼，口渴吗？芦青河里有的是水！就像馋猫盯着一块咸肉一样，从四下里爬过来……没有办法的。只要有我，有哈，你们就偷不走！”艾草火绳燃完了一根，他又换上一根新的。

有时候，远处燃起一团红红的火焰，那是几个年轻人在煮东西吃。嘴馋的东西！在田间转了大半夜，开始围在一起烧一顿夜餐了。有的从自己的地里掰来几穗玉米，有的挖来几把花生，有的添上几块地瓜……几样东西煮到一起，有一股特别的香味。这种香味被一阵风吹过来，倒也怪好闻的。曲有振总在这时候翻一翻身，嘴里“哼呀”一阵子。他最近老觉得腿疼，有时睡一夜，早晨两腿反而沉沉的抬不动了。他知道河边水汽重，一夜一夜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，这腿怕是生出毛病来了。他很想吃一点热东西，可是他沒有架小铁锅。

大贞子常常要求来园里守夜，都被曲有振拒绝了。可是她削了一根五尺来长的大木棍，对父亲说：“我来看园子时，就扛上它。我领着哈，不停地沿着园子四边儿巡逻。我才不像你，只躺在铺子里……”

曲有振看到这根木棍就皱眉头。

他还记得一年前的事情。那时候她主动揽下到海滩看野枣的

活计,就是拿了这么一根大木棍的。她用它在海滩上扳着荆棵走路,外加防身。有人亲眼见她肩扛木棍,在大海滩上高视阔步,唱着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,满海滩问着“美妙的春光属于谁?”,那真是丢人的日子!游手好闲的队长三来每隔两天就要去检查一次,在树丛里跟着大贞子一颠一颠地走着,一边从地上捡着带虫眼的野枣吃。多少人说她的闲话,她就像没有听见。后来三来被选下来了,做不成队长了,他去海滩上拔猪草,她还帮他捆草捆儿呢!曲有振当时恨不能夺下木棍揍她一顿……

大贞子算是有看护东西的老经验了。她的木棍削得很光滑。

曲有振看着她的木棍喝道:“你又扛起木棍!姑娘家能扛这东西吗?”

大贞子说:“怎么就不能?去年我扛着它看野枣,一天挣一天半的工分呢!怎么就不能!……”

曲有振气得再不说话,叼着烟袋倚在铺柱上。他把那两条腿活动着,又用拳头捣了两下。这两条讨厌的腿。

哈围着大贞子愉快地蹦跳着,它伸出粉红色的舌头舔着大贞子的手,鼻子里发出“呼呼”的声音。

曲有振吸了一会儿烟,嗓音低低地说:“你用心在园里做活吧,看园子不是你做的营生——听见了吗?”

大贞子用木棍狠狠地敲了一下铺柱。她的过于肥胖的圆脸涨得通红,一双眼睛放着恼恨的光,嘴巴撅起,咕哝道:“让园子里的东西都丢光才好!……”

“丢不光的。”

“等着瞧吧！”

“丢不光的。”

曲有振重新装起一锅烟末，大口地吸了起来。他的目光落在四周那一片片的高粱田、地瓜田上。每天夜里，就是在那儿有人游荡，“噉噉喳喳”说话儿。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们，有的是胆气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做出一点事情，曲有振提防的就是他们！他们一群一群在河边上溜达，每人披件蓑衣，困了就地躺下，随便什么时候就回家去的。曲有振甚至怀疑这些精力过剩的家伙是成心要捉弄他的，也许并非真要护秋。

在他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大贞子扛着木棍走开了。

曲有振看着这片田野，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块地瓜田里，有人不知什么时候搭好了一个矮矮的草铺……他心里暗暗吃了一惊：他们要在这河边上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了，他们成心要让我一夜一夜大睁着眼睛。他们年轻，他们的血液就像芦青河的流水一样，又急又涌。他们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东西！……这个小草铺引得曲有振一次又一次伸长了脖子，仔细地端详着。他发现那铺柱儿虽然不粗，却是直挺挺地竖起，有力地托着一个麦草做的铺顶，就像故意跟他的大草铺子过不去似的……

白天做活的时候，他也常抬头望一眼对面那个新搭的草铺子。

铺子里面似乎总是空的，什么人也没有。这使曲有振觉得有些新奇。他想：草铺子又不是稻草人儿，还用得着扎好了，空空地放在那儿唬人吗？他想搭草铺子的人，或许是脑子有点毛病。

有一天，曲有振和大贞子正在园里做活，一个人无声无息地进

了园子。曲有振抬头一看，不禁吃了一惊：村里有名的“老混混”来了！

老混混有四十来岁，穿了一件泛白的旧蓝布衣服，没系扣子，只是用一根草绳儿拦腰一捆，草绳上，插了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。他背着手走过来，腰微微弯下，闭起一只眼睛，用另一只眼睛用力地瞅着四周的黄瓜和西红柿。“哼、哼”——他嘴里老发出这样的声音。有时他走着走着就站下来，歪着脖子望一望空中，闭一闭眼睛，再往前走几步，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。他走到近前来，站定了端量着曲有振，大声说一句：“好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曲有振笑着，伸手去口袋里掏出烟锅，递过去。

老混混就像没有看见，只把手伸进衣怀的里层，掏出了一盒香烟。他吸着烟，眯着一只眼睛，又大声说一句：“好！”

曲有振把烟杆儿咬进自己嘴里吸着。从老混混掏烟的样子可以看出，他贴近胸口那儿有一个口袋。“奇怪的东西！能在那儿反着缝个口袋！”他心里说道。这会儿他在猜测老混混的来意。

老混混吸着烟，转过头问：“哈呢？”

曲有振用手指一指前面的草铺说：“睡着呢，它看了一夜园子。”

“嗯。”老混混无声地笑了，“你行啊，整这么一片大菜园，养了一条卷毛儿大猎狗看家，一眨眼成了河边上的首富了！好！”

哈是一条普通的黄狗，哪里是什么“卷毛儿大猎狗”！曲有振从中听出了讽刺的意味，摇摇头：“用汗珠子换点钱，发不了财的……”

老混混把烟蒂吐到地上说：“你的汗珠子值钱，我的就不值钱。我种那一片地瓜，下力气小吗？我的汗珠子就不值钱。”

曲有振没有吱声。老混混腰里插一把铁锈斑斑的韭菜刀子，虽然不一定能伤人，但也没谁敢招惹他。他拿队里的东西就跟拿自己的差不多，他哪里流过什么汗珠子！包产了，他图省心，种上一片地瓜，从来不耘不锄，如今茅草也有半尺高了。可是他没处拿东西了，虽然腰上还有那把韭菜刀子……曲有振搔搔头皮，说：“你……地瓜长得……还不错……”

老混混笑了：“哼哼……我要改路子，跟你学种菜了。那里——”他说着用手一指不远处那个草铺，“那就是我搭的，我要跟你学种菜了……”

曲有振吃了一惊。他这才明白过来：草铺搭在茅草丛生的地瓜田上呀！他连连摇手：“不敢不敢，你的功夫深哩，你自己去做吧，你一准发财哩……”

老混混递过去一根香烟：“怕个什么？我又不会进园子抢你！我在那边，你在这边，人多势大，夜间也有个帮手。你这园子好东西多，馋死了不偿命——你只知道护秋的人厉害，还不知道河对岸哩。我有个朋友叫三老黑，他说河那岸有群小伙子，几次想过来捣鼓东西哩……”

“哟……”曲有振吸了一口冷气，他问，“怎么……没见来呢？”

“亏了三老黑哩！”老混混竖起一根手指，“我告诉三老黑了，对岸过来一个贼，我就找你三老黑算账！再说——”老混混说着抽出腰里的韭菜刀子掂量着，“他们也怕这东西呀。”

曲有振的眼睛一直瞪得老大，这时懊丧地低下了头。

大贞子正在园子另一边绑葡萄藤蔓，这时转过来，看到了老混混，就大声叫着：“老混混呀！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”

老混混点点头：“刚来！刚来！……”

女儿敢于直呼老混混的外号，曲有振多少有点安慰。他嗫嚅着：“你该叫——叔……”

大贞子就像没有听到，只是说道：“这个老混混游手好闲，地瓜田的茅草半尺高了……”

老混混的脸色难看起来，把韭菜刀子“哧”一下插到腰上。

曲有振低头吸着烟，像在沉思着什么，这时突然严厉地板起面孔，指指草铺对大贞子说：“别在这儿乱打岔子，喂喂哈去！”

### 三

芦青河的流水声在夜晚显得很响，“呜噜噜，呜噜噜……”，像一首低沉的歌。无数片庄稼叶子在秋风里“刷刷”抖着，却怎么也掩不住河水的声音。偶尔有鸟雀在空中尖着嗓子鸣叫，给河边的夜添上一种神秘的色彩。夜露总是很重，它润湿了庄稼叶子，又从叶尖滴落下来，发出一阵细微的、似有似无的“淅沥”声。

曲有振睡不着，耳边老是鸣响着各种声音。哈在铺柱下躺着，把长长的下巴贴放在两只爪子上，不一会儿就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那是一种威胁的声音。曲有振每听到这种声音，就要坐起来，警觉地四下里望一望。园子里很静，似乎并没有什么。四周的旷野里，有人说笑着、走动着的。也许哈就是在警告他们吧？

对面的夜色里透出一个红点儿，曲有振知道那是老混混在铺柱上挂起的一根艾草火绳。那个人要正式地在田野里过夜了……这是曲有振特别不高兴的。他觉得对面那个红点儿刺眼极了，每看一眼，就好长时间不舒服。

“啊——啦呀啦——”

有个小伙子在远处唱着。还有什么呼叫的声音听不清，朦朦胧胧的，淡远下去。一切都在告诉这里守夜的人很多。他们同时又可以做贼，这是曲有振再清楚不过的。他就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看青，怎样和一群人去偷瓜的。那些不眠的夜晚，他们一伙儿年轻人做下了怎样荒唐的、有趣的事啊，至今想起来都有些脸热，兴奋就像一股热流一样在脉管里涌动着。他熟悉野地里那些声音，他于是就加倍地变得警醒、勤苦，永远睁大那双眼睛。他甚至不相信机敏的哈，在它沉默的时候也坐起来倾听。

对面的草铺里，老混混一边咳嗽一边动手燃起一堆火，在上面烤一张绿色的烟叶。烟叶烤好之后，他又端上了一个小小的铁锅……一会儿铁锅就冒气了，他咳嗽着，嘴里喊：“老有振！老有振！”

曲有振一声不吭，把脸贴在铺席上。

老混混骂了一句什么，走了过来。

曲有振有力地打着鼾。老混混用手指捅捅他说：“装什么样子？走吧，吃煮地瓜去。”曲有振摇摇头：“不了，不了，我……看园子呀！”

老混混把眉头竖起来说：“怎么，瞧不起我什么的？”

曲有振两腿搭到铺沿下，用脚在地上寻着鞋子，样子十分丧气。他站起来，走到铺柱那儿，说一句：“哈，好好看园子，我去去就来……”

他们围在小铁锅跟前坐了。老混混首先让他抽一口刚烤好的烟叶，然后又从锅里捞出一块小瓜纽儿让他吃。锅里撒过了盐，瓜纽儿有些咸。老混混吸着烟卷，看着曲有振笑了。他说：“怎么样老有振，我老混混和你做了邻居不孬吧？半夜里也能吃上东西。你看这里……”老混混伸手朝外面一扬说，“这半边儿地瓜我先掘了——管他娘的熟不熟呢，空出地来种上秋黄瓜、秋芸豆！你老有振就是师傅！我为什么搬来草铺哩？俗话说：‘要想学得会，跟上师傅睡！’我跟你一样睡草铺子。你可得有心有意地带上我这个徒弟……”

曲有振一颗心“呼呼”地跳着。他胡乱地把瓜纽儿吞到肚里，呆呆地听着。他不明白老混混是什么意思。他只知道老混混像烧红的铁块，谁沾上就要掉层皮。

老混混接连吃了几个瓜纽儿，抹抹嘴巴说：“渴得慌，摘串葡萄吃去。”说着抬腿向着菜园走去。

哈在狂怒地吠着。曲有振知道老混混开始摘葡萄了。他的一颗心在疼。

一会儿老混混就回来了，他手里提着几串葡萄，一边用嘴巴去咬，一边说：“老有振真养了条好狗，不愧是卷毛儿大猎狗，一家伙扑过来！我说，你别咬了，是你家主人派我来的——它还不信……”



曲有振在心里骂着：“馋东西，哪个才派你去哩！”……

这个夜晚，曲有振觉得晦气极了。他回到草铺时天已经快要亮了，两腿疼得忍不住。眼睛又涩又胀，可是他不敢睡觉。他老想那几串葡萄。

天亮后大贞子来了。她问起老混混的事，曲有振不愿告诉，就说：“他睡他的，我睡我的，管他呢！”

大贞子说：“你睡，你睡得了吗？你一夜也没睡，你的眼睛通红，你说话嗓子也哑了。”

曲有振不说话了。

“还是我来看园子吧，领上邻居的小霜做伴儿……”

曲有振用手捶打着腿，气哼哼地说：“我就躺在这铺子里，气死那些打鬼主意的东西。我偏不离窝儿，他们就休想下得手——唉唉，庄稼人得点好处，四下里的手就要伸过来了……”

“你如果有根木棍，”大贞子打断了父亲的话，“你就用木棍敲他们的手！手伸到葡萄藤蔓里，一棍！手伸到西红柿架子上，一棍！哈哈哈哈……”她说说着高兴得大笑起来。

“唉，野性啊，野性！”曲有振在心里叫着。他看着女儿那张胖得圆起来的大脸盘子，摇了摇头。他心里想：你能哩！你的大木棍子连老混混也敲得吗？

两个年轻人从不远处的小路上走过，大贞子看见了，大声喊着：“哎，进来玩啊！三喜！三来！……”

年轻人听见喊声就走了过来。他们进了园子，高兴得什么似的，一迭声地叫着大贞子，仿佛没有看见曲有振一样。